

国学骑士

辜鸿铭



陈福郎 著

工要忠工要孝工要風流乃真豪傑
不愛財不愛酒不愛夫人是箇老頭
駝莊摩手一任天

辜鸿铭是民国初年北京大学教授，一位幽默大师、怪诞情种。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，生在南洋，学在西洋，婚在东洋，仕在北洋。他放浪形骸的行为，幽默机智的妙语，让人叹为观止。这部长篇传记文学在北京、武汉以及东南亚、欧美的广阔背景下，以袁世凯“称帝事件”为经，以辜鸿铭的生活历程为纬，细腻地描述了一群中外知识分子的情感纠葛及政治博弈。它把幽默、睿智、怪诞微妙地集于一体，深刻地表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，在读者面前打开了一片新奇陌生的天地……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-44
国学骑士
李鴻鈞

陈福郎 著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I247.5
C41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学骑士辜鸿铭/陈福郎著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0. 1

ISBN 978-7-301-16251-4

I. 国… II. 陈… III. 辜鸿铭(1856~1928)—传记小说 IV.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6883 号

书 名: 国学骑士辜鸿铭

著作责任者: 陈福郎 著

责任编辑: 王炜烨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301-16251-4/K · 0663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

出版部 62754962

印 刷 者: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650 毫米×980 毫米 16 开本 31.5 印张 393 千字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65.00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(010)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目 录

>>>

- 001 / 楔子
- 011 / 1 “牛仔裤”与“长袍马褂”
- 025 / 2 中南海的金发女郎
- 037 / 3 独身女记者
- 051 / 4 孔庙门前是非多
- 065 / 5 四合院里的老夫少妻
- 079 / 6 星洲邂逅“樱桃小口”
- 091 / 7 椰风蕉雨酿风流
- 105 / 8 爱丁堡的相思泪
- 121 / 9 趟过女人河
- 135 / 10 绿帽子
- 149 / 11 帮助不帮闲
- 163 / 12 “股份公司”的名流股东
- 177 / 13 祖坟长出“龙藤”
- 193 / 14 嬉皮士与“瑶池乐园”
- 209 / 15 父子易娶
- 223 / 16 小足之美,美在其臭

- 237 / 17 婚前试验
- 249 / 18 女人是男子身上的一根肋骨
- 263 / 19 甜言蜜语大会串
- 275 / 20 试婚的代价
- 289 / 21 梦中情
- 301 / 22 穿西服的孔孟信徒
- 313 / 23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
- 327 / 24 性冷淡者
- 341 / 25 女儿国里尽朝晖
- 355 / 26 老夫少妻出了毛病
- 369 / 27 世人皆醉我独醒
- 383 / 28 “三寸金莲”出门来
- 397 / 29 南洋大亨被“宰”
- 411 / 30 偷吃“禁果”
- 425 / 31 美国人就是喜欢人家骂
- 439 / 32 西洋女人是蛇
- 453 / 33 德国人的座上宾
- 469 / 34 爱在险峰
- 483 / 35 无处不相逢
- 497 / 尾声

楔子

在朦朦胧胧的雾霭中，辜鸿铭懵懵懂懂地信步来到蛇山。

辜鸿铭登上蛇山之首的黄鹤楼故址，眺望着咆哮翻滚的长江，方才胸中骤然郁结起来的不快，倏地涤荡一净。他眼前幻现出十六年前黄鹤楼被烈焰舔舐时的状况，耳际爆裂着哗哗剥剥的燃烧声和高楼坍塌的巨响，想象着那情景一定十分有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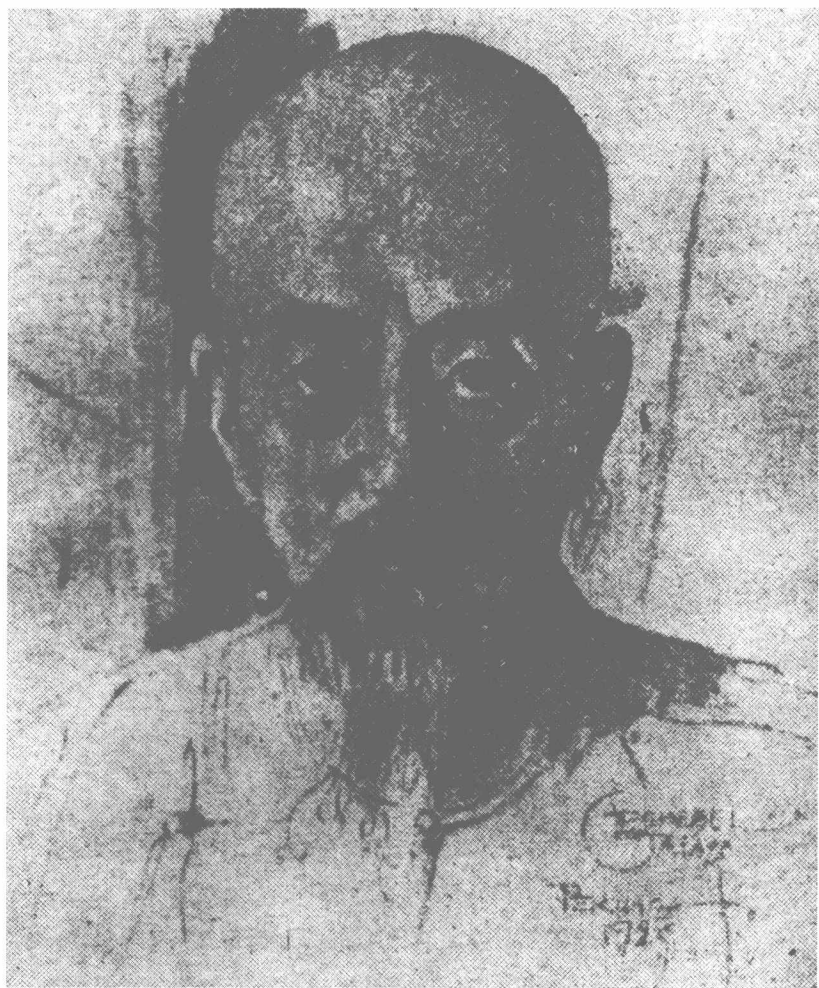
江风嗖嗖地灌进辜鸿铭的颈脖。他把剪背在皮袍后面的双手，插进袖筒里。他威严傲睨的视线，从溟蒙

辜鸿铭

国学骑士辜鸿铭

>>>

002



辜鸿铭像。

的对岸汉口市区移到脚下。“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”他摇头晃脑地吟诵着唐代诗人崔颢描写黄鹤楼的名句，眼眸里的两泓深潭，荡起了惯有的玩世不恭的涟漪。一对法国男女拾级而上。男的显然上了年纪，一嘴修饰得十分讲究的髭须，向着女郎殷勤地上下张合着。他潇洒地挽着女郎的胳膊，向她介绍这座几度遭遇大火焚毁的中国名楼的来历。辜鸿铭听着老绅士那谬误百出的高谈阔论，不禁暗自发笑。他考证过，一千六百多年前，这里有一家“辜氏酒店”，有一老道在酒店画了一只黄鹤，黄鹤从壁上翩然而下，应节起舞，从此酒店生意兴隆，赚了大钱。店主辜氏为纪念老道，在此修了一座黄鹤楼。辜鸿铭几次翕动嘴唇，终于没有吭声。他好似观赏一件工艺品，放肆地追踪着金发女郎：波光绰约的碧眼，玲珑挺拔的鼻梁，白腻的颈项，婀娜的曲线，以及那不安分的步态。

老绅士倏然发现了这束鲁莽的无礼目光，怒冲冲地向对方瞪了一眼。辜鸿铭视若不见，当女郎朝他不经意地一瞥时，他朝她耸耸肩，眨了个俏皮逗趣的眼色。

“这位先生真逗！”女郎快活地大笑。

老绅士的游兴霎时消失，恼怒地挽紧女郎的胳膊，嘀咕道：“走，讨厌的中国佬！”

辜鸿铭冲着他俩的背影，扬了扬隆起的眉棱，优哉游哉地尾随而下。

那对域外男女在路旁一个挂着“吴再添芝麻饼”旗幡的小食摊前停下。摊主灵巧的双手掐出大小匀称的饼儿，活蹦乱跳地在喷香的芝麻上滚动。女的饶有兴致地观赏着。老绅士拗不过女郎的娇憨，

只得同她一道在小板凳上落座。他俩好奇而别扭地使用筷子，好不开心。辜鸿铭也要了二两芝麻饼，在他俩对面坐下，看着飘动的招牌幡子，喃喃有词地念着：“吴、再、添，吴、再添……无，再添。妙，妙！”摊主手里不停地滚动着饼儿，扯大嗓门吆喝着：“芝麻饼，芝麻饼，又热又香的饼子哩！”显然为有这些体面的人光临他的小摊而声大气粗。辜鸿铭对于老绅士的傲慢不逊只当没看见，他放肆的目光，舔舐着女郎持着筷子的纤纤玉手。女郎握着筷子，笨拙地在饼子上又来叉去，最后干脆将筷子插进饼子，将它举到嘴边。谁知刚要张口，这不听话的饼团哧溜滑进了她貂皮大衣的敞领口，她发出一声惊叫。老绅士英勇地伸手从她半袒的高隆胸脯上掏出芝麻饼，像扔掉一颗炸弹般，愤愤然道：“讨厌的中国筷子，太不科学啦！”

辜鸿铭取过一双干净的筷子，夹起一只芝麻饼，朝惊魂未定的女郎矜持地微笑着，将它送到女郎的唇边。

女郎没有拒绝这份友好的殷勤，反而有点娇喘咻咻。

老绅士勃然大怒，用生硬的中国话斥责着：“你，你要干什么！”

辜鸿铭掏出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颇有风度地抹着嘴，站了起来。

“先生，您发火发得很漂亮。”辜鸿铭一口流利的法语，使空气霎时凝固了，“不过，您对中国筷子的贬斥实在不公道。使用筷子可以锻炼手指灵活，这有利于开发大脑。因此，中国人以聪明著称于世。先生如果希望像个骑士，就改用筷子吧！”

老绅士一时被噎得无言以对。

辜鸿铭落落大方地对女郎做了个飞吻的动作，改用英语说：“再见，漂亮的小姐，见到您很荣幸！希望能再见到您。”他把这两个洋人

捉弄了一番，好不志满意得。在趾高气扬的欧洲人眼里，华人同可怜的丧家犬般没有什么差别，而辜鸿铭却屡屡出奇制胜。他是出来散心的，没想到有这份意外的消遣。因为一份请柬而产生的烦恼全都烟消云散。如果不是天气阴霾寒冷，他此时一定会很开心。

戚戚惨惨的冷雨，和着刚劲的北风，纷纷扬扬地飘舞着。武汉三镇，江汉原野，笼罩在一派迷蒙之中。

人力车夫拉着辜鸿铭飞快地向总督府奔去。下午，他在总督府后院的客厅里，和总督大人一道最后敲定了《劝学篇》这篇文章。这篇文章竖起了“中体西用”的大旗。总督大人颇为自得地让面前这位倚为股肱的高级幕僚朗诵着《劝学篇》，大声预言“中体西用”四个字足可供几代人受用。他辞别了总督，穿过后院的月洞门，迎面碰上了一位同僚，交给他一份英国领事馆刚派人前来投递的请柬。

“李华庆！”辜鸿铭心里惊叫起来。下榻在英国领事馆里的这位新加坡立法院华籍议员，请他今夜前去参加新年宴会。明天就是阳历新年，一个不寻常的日子——新世纪的开端。他和李华庆是从小耳鬓厮磨的朋友。天南海北，一转眼分别近十年了。

“辜先生，这位李先生是南洋孔教会会长，是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的挚友，你看……”

“你是说要避嫌？”他粗鲁地打断同僚的话，“我不想飞黄腾达，用不着担心瓜田李下，这般委屈自己。”

同僚深知辜鸿铭的执拗，含笑不语。他自然明白同僚的提醒是出于好意，也很快认定不宜应邀赴宴，但他还是出言不逊。他急步流星地出了总督府，在武昌街头徜徉，最后来到江边。他的脑袋被各种

念头搅得混沌不清。老实说，老朋友李华庆的面容，已经淡忘，倒是李太太梦琴的身姿容貌，至今依然在他眼前晃动，仿佛触手可摸。一场可怕的相思梦！他渴望见到她。当年在新加坡为了一睹梦琴的芳容，他曾经做了多少算计！他登上黄鹤楼故址，思绪沉溺在滔滔东去的江水中，这才最后打消了前去赴宴的念头。他并不怕与康党人物接触，怕的是感情的沉渣泛起。人至中年，还有必要去重温荒唐的旧梦吗？见到那对法国男女后，小小的恶作剧，使他抹掉了那份请柬带来的烦恼。金发碧眼又勾起了他新的回忆。在英国与他离异的露娜，也有这般漂亮的金发，也有这样清澈的碧眼。他想起刚才那对法国男女的尴尬神态，坐在人力车上还忍俊不禁。人力车绕过蛇山，到了他的宅邸。

淅沥的冷雨，变成了飘飘絮絮的飞雪。辜鸿铭的卧室兼书房，生着一盆炭火。他枯坐在炭火旁，用一双铜筷，不时地翻动着炭块，神思缥缈。娇小俏丽的日本太太吉田贞子，亲自端来了一碗燕窝。她像一只驯顺的羊羔，在他身旁坐下，默默地品味着他的吃相。她虽出身于日本名门望族，却也习惯了她男人的一切。他时常是长久的一声不吭，用傲然冷峻的目光，陌生地打量着家里的一切，好像是警署里派来的坐探；有时又会忘情地和太太调笑嬉闹，充满了童稚的胡搅蛮缠。每当客人来访时，他便打开刻薄的话匣，愤世嫉俗，妙语连珠，一旦冒出机智幽默的话语，就独自洋洋自得地开怀大笑。他发议论时一般不容别人插话，若是同他唱反调，他却能容忍而且特别来劲，因为他犀利过人的词锋，有了用武之地。对手往往在他的猝然大笑中，才发现已被他不知不觉地引向了自己的反面。他喜欢欣赏

论辩对手的窘态。太太已经同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儿子荣耀地得到总督赐名“自强”。太太永远摸不清她的先生脑子里想些什么。他吃完燕窝，又下意识地拨弄着炭火。

“今夜就在这里睡吧！”辜鸿铭像皇上召幸妃子一般，淡淡地对她召唤着。

太太脸上泛起娇羞的红潮，说：“我去给孩子掖好被子再来。”

鸭绒被温暖轻柔。辜鸿铭在施展床第功夫时，脑子里还在萦绕着那份请柬，像是要把那份烦躁挤出去。但凡与太太同床共枕，他总是尽情地搓揉着她的神经，看到她如痴如醉、飘飘欲仙的娇喘状，他便升腾起一种巨大的征服感。他发出断续的鼾声，嘴里不时咕噜着什么。

朝霞把江面映得浮光掠金。晨雾缭绕着雄阁飞檐的黄鹤楼。一阵熟悉的香味引得他垂涎欲滴。哦，是芝麻饼的香味。金发碧眼……怪哉，她怎么又上了黄鹤楼？她不再穿那件华贵的貂皮大衣，却身着薄如蝉翼的睡袍，正独自弹奏钢琴，在雾霭缥缈之中若隐若现。他大步流星地拾级而上。天哪，是露娜！是他从不愿碰触的一根神经。她怎么来到了这里？他怦然心跳，腮帮痛苦地抽搐着。她朝他扬了扬手，随之发出一串性感的荡笑，飘上了蛇山。山上丛林尽染，色彩斑斓。他心旌摇曳，热血猛烈地撞击心坎。她倏地从他身后的杜鹃花丛中冒了出来，让他吓了一跳。他分明看清了她的腹部微微隆起，猜忌噬咬着他。她灵巧的身体，飘忽不定，他几度伸手都扑了空。他终于凶狠地逮住了她，用手指戳着她的肚子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她咯咯地笑着：“这是秘密。秘密就在一本《诸世纪》的书上。”

“《诸世纪》?”辜鸿铭觉得手上滑腻腻的,原来是一条蛇。他蓦地跳起来,随之脚下裂开了一条缝隙,蛇山轰地烈焰腾腾……

辜鸿铭在痛苦的呻吟中醒来,脑袋一片僵麻。

江汉钟楼传来六响悠扬的钟声,20世纪的第一抹晨曦舔着窗纸。

他惆怅地追忆着刚才的梦境。黄鹤楼。传说中的“辜氏酒店”店主,说不定是我辜某的祖先哩。露娜……黄鹤楼……《诸世纪》?秘密?他依稀记起真有这么一本书。那是前几年一位法国朋友送给他的,他根本没翻看过。一种神秘兮兮的好奇心,促使他翻身下床。房间里奇冷无比,院子里已积起了一层厚雪。他随便抓起一件衣服披着,嘴里滋滋地吸着冷气,秉烛翻弄书架。太太被吵醒,用被子半掩着脸,打量着他这古怪的行径。

《诸世纪》终于被辜鸿铭找了出来。它是法国大预言家诺查丹斯于16世纪中叶所著的。三百五十年来,据说诺查丹斯的许多预言都令人敬畏地言中应验。桌上的小茶壶被他不小心碰倒,茶壶落地的碎裂声吓了他一大跳。他下意识地四处张皇探望。

2025年,天上会出现大十字。阴阳人骤增将使天为之哀叹。天堂的近旁人血横流。许多人会遇上迟来的死期,而久盼的救星来得太晚。2050年7月,恐怖大王从天而降,蒙古大王会重新醒来。在这前后,战神以幸福的名义将一切主宰……

透骨的寒气从辜鸿铭的脚底滋滋地往上冒,他被这恐怖的预言震慑得瞠目结舌。他重新钻进被窝,苦思冥想。适才的梦境并非

荒诞,果真是一个难以破译的秘密。莫非露娜已经不在人间,她的在天之灵前来引导他接触这一秘密?

世纪末的天象示警……下世纪中叶的恐怖大王……久盼的救星……蒙古大王会重新醒来……辜鸿铭脑海豁然透亮,认定自己过人的悟性,已解开了这一预言的哑谜。

辜鸿铭兴奋地“啧啧”着嘴,好似品尝佳肴珍饿。

太太怯怯地问:“你怎么啦?”

辜鸿铭一下掀翻被子,脑袋在太太胸前拱动,发出怪声:“破了,破了,被我破译出来了!”

1 | “牛仔裤”与“长袍马褂”

初秋是北京，晨光清爽宜人。法国梧桐落叶三三两两地散落在路面上。辜自强坐在黄包车上闭目养神，身子随车有节奏地晃动着，凉意款款地浸入肌肤，煞是惬意。

“黑蹦筋、三白的西瓜！管打破来！生来管换的西瓜来！”串巷的贩夫，推着已过时令的西瓜，从巷口倏地窜上马路。车夫略收脚步，课本从辜自强腋窝滚到脚背上。“怎么搞的！”他面呈愠怒。课本封面赫然印有袁世凯的“箴规世道人心”的告令。孔夫子的头衔已一长串

了，听说袁世凯还要给他“加官晋爵”。

天空蓝湛湛的，不见一丝云彩，御河两岸，浓荫蔽日。辜自强做了个深呼吸，把大地的氤氲导入丹田，眉眼蒙上了一层醉态，家里带来的晦气似乎离体而去了。家，叫人窒息的家。一想起那座小小的四合院，就叫人没劲。倘若住在学生公寓就好了。可老先生非得将人拴在家里不可。这难道就是好让他自己有个忠实的听众，恭听他那聒聒絮絮的奇谈怪论？烦死人了，一个没人味的理性动物。动物？想到父亲的姨太太，他有点窘。

车夫把车停在景山东路的北京大学校门口。

辜自强下了车，旭日映照着他的后背，把他送进校园。身影很长，随他往前急蹿。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够魁梧，颇长的身材配上长衫，显得有些纤细了。遗传，遗传基因是很可怕的。假如老先生不硬性规定穿长衫呢？整个早晨，他已多次想到父亲，这是怎么啦？校园里生机勃勃，放眼望去，多是年轻光洁的脸庞，多是活泼矫健的身姿，叫人舒展开朗。长衫西服，土洋杂陈，尽管五花八门，却别有一番气象。

校门内的告示栏前，围着许多人。攒动的黑脑壳衬出一头金发，分外显眼。到处是关于“世道人心”的告令，校园里难得觅见女子的情影。辜自强不由自主地朝金发挤去。

金发女郎踮着脚尖，想透过人墙看清告示栏上新贴出的海报。这份红框海报确实吸引人。路过驻足的长衫们，面对布告栏，眼角却也斜在那头金发上。

海报是用英文写的，是“英语会话俱乐部”邀请辜鸿铭教授，用英